

# 文婆婆家的柿子红了吗？

□陈小霖

昨夜的梦里，我又见到文婆婆家的柿子红了。

我幼时的快乐，总跟邻居文婆婆有关。文婆婆的三间茅屋门前有株老柿子树和一小块菜地。

她时常坐在门前的石凳上，望着阳光下过往的路人，开心地笑着。

她门外隔着稀疏的杨柳是一条通往县城的石板路。当路上传来赶街人密集脚步声的时候，她已煮好半锅稀饭，坐在屋檐下听鸟鸣，看风景。

“文老妈，走嘛，赶街买相因。”门前来一个女人，她摇摇头，依然笑着。忽然，她想起啥，边颤巍巍站起身边说：“等一哈。”顺着小脚走进里屋，不一会，捏着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叫女人捎带点盐巴火柴之类的东西，“你老太客气，回来再拿钱嘛。”不等女人走脱，把钱递到她手里。“辛苦你哈，大妹子。”她笑着露出仅有的两颗门牙。

那日，我跟着插秧的几个大人喊“文老妈”的时候，刚好被割草回来的娘听见，她一把拽我到墙角训斥道：“没得礼貌，你要喊文婆婆哈，再这样喊老娘撕烂你的嘴！”我小心翼翼地瞟着娘严厉的眼神，不情愿地点点头。每次喊文婆婆，她就笑眯眯地从怀里摸出一块糖递给我：“娃娃好乖，吃糖哈。”她把“哈”音拖得很长，仿佛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给了我糖吃，不过我觉得她这样很亲切。

五岁时，娘吃过饭去了学堂；外婆喂完鸡鸭，把我托付给文婆婆，上工去了。

走之前又到灶房拿了两块麦粿，交给文婆婆，那是我的口粮。

我跟在文婆婆身后，她摸着我的脑袋：“小家伙，可不许乱跑，小心你娘打你屁股。”我点点头，趴在磨盘上扯着文婆婆衣角：“文婆婆，要不你给我讲个故事嘛。”

文婆婆拿过蒲团，挨着我坐在磨盘边上：“那就讲个《七仙女下凡》要得不？”

“传说呀，天上的王母娘娘有七个貌美如花的女儿。有一次呀，她和七个女人在瑶池

喝酒赏花。”文婆婆绘声绘色地讲着。

“这天上还有人吗？我娘咋没告诉我呢？”我歪着脑袋问。

“有呀，都是仙人，婆婆讲故事不准打岔。”文婆婆斥道。

“王母娘娘警告女儿们不准私自下凡，和凡人结婚，可是呢，最小的女儿被王母娘娘宠坏了……”

婆婆渴了，去端瓢水来喝。喝完水又说：“今天累了，明天再讲好不好呀！”

我喜欢蹲在院坝边看她吃饭时的神态：她一手托着粗瓷碗，一手捏着半截煮红苕，喝一口粥，啃一口苕，然后细细地咀嚼着，面部肌肉因咀嚼而抖动着。

文婆婆门前有棵两人合抱粗的柿子树。春暖花开的时候，偌大的树冠开满浅白色的花儿，点缀着有些破损的茅屋。文婆婆很少出门，偶尔她也移步到我家院坝边，跟还未上工的外婆唠嗑。更多的时候，她倚着小锄，在院子边的菜地里除草施肥，累了坐到屋檐下的石凳上凝视着那一树的柿花，仿佛一夜之间就会结满红彤彤的果子。

我那时觉得奇怪的是：文婆婆的家里人呢？我问外婆的时候，她把锄头重重地放在墙边，一屁股坐在磨盘上喘着粗气说：“死了，都死了。”我觉得文婆婆真是可怜，连家人都没有呀！

那日，我跟在文婆婆身后，帮她拔菜园里的杂草，累了就坐在屋檐下啃着难咽的麦粿，文婆婆捏着半小块红苕问我：“见过你老汉儿没？”我摇摇头，没有老汉儿的印象。文婆婆吞下口中的红苕，慢悠悠地说：“你老汉儿工作的地方比我老汉还远呢！”我满眼疑惑地望着文婆婆，看见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忧伤：“可惜我的老汉不在了。”

这之后，我就时常坐在柿子树下，盼望着我的老汉儿早日归来，并且带着一大包好吃的东西。

秋天的时候，文婆婆门前的柿子成熟了。远远望去，犹如茅草屋上挂着一树红灯笼，红得诱人。文婆婆笑呵呵的颠着小脚请队里的宋三娃赶来给她摘柿子。她颤巍巍地站在树下，一边提醒三娃小心点，一边俯身捡

拾掉在地上的柿子。

等到晚上外婆收工回来，文婆婆提着半篮子柿子过来，说让我们尝尝。我从篮子里抓起一个就往嘴里塞，那柿子真甜，没有一丝涩味。外婆怕我多吃多伤胃，就把剩余的柿子藏了起来。文婆婆呢，除留下少许晒成柿饼外，其他的托人挑到县城去卖，补贴家用。我那时特别羡慕文婆婆，不但有香甜可口的柿子吃，还能卖成钱来买更多好吃的东西。在那段生活拮据的岁月里，因为有了文婆婆的柿子树，就特别地向往秋天，向往那一树红彤彤的风景。

文婆婆的大仔在一次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这是后来我在娘执教的村耕小上学时知道的。

娘说：“文婆婆是军烈属呢。”我不晓得军烈属有啥优待，只是我看见每个月大队会定期给文婆婆送来米面好像还有钱。我后来还在文婆婆里屋看到一本红彤彤的军烈属光荣证。那一刻，文婆婆的形象一下子在我心中高大起来，他是烈士的母亲，英雄的婆婆。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文婆婆盘膝坐在屋檐下，跟纳鞋底的外婆唠家常，我在旁边的长凳子上做作业。外婆好像在说文婆婆有福气的，文婆婆却说，他么表娘呀，你知足吧，女儿教书，女婿当工人，别取笑我这孤老婆子。外婆陪着笑，扯开了话题。我听不懂她们说什么，做完作业，拿着文婆婆给的糖，独自去屋后小树林玩了。

不久后，文婆婆突然就离开了她的茅屋，听说投奔她远房的亲戚去了。我问外婆：“文婆婆还会回来吗？”外婆说：“或许还回吧！”

桃花开了，柿花谢了，直到柿树上挂满红彤彤的灯笼，可文婆婆还没回来。

等到柿花再开的时候，一位跟娘的年纪相当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住进了文婆婆的老屋，娘带我见新邻居，让我叫姨婆。

我傻傻地等待着文婆婆回来，她的《七仙女下凡》还没讲完呢。但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每年柿花开的时候，我就怔怔地坐在树下，回想着文婆婆颠着小脚在树下捡拾柿子时的样子来……

# 粉黛乱子草



花间行走。

□陈建文/图

## (一)

西区金家村的风让她们风姿卓越  
她们都挽着高耸的发髻  
粉色连衣裙随风摇曳

交给大地的，都是善意的笑

带着梦幻，和十月的浸透  
再次在溪流声中升起婀娜舞姿  
所有的歌唱皆存于秋风中  
几声低吟，在人群的穿梭里缓慢低迷  
歌唱吧，只有阳光花城的阳光才能渲染  
她们浪漫又如梦的衣襟和灵魂  
空旷的原野，回荡着她们姗姗而来的碎步声  
如梦如幻地活着，无关岁月与青春  
此时啊，她们的人生落在我眼里便成了永远  
落在夕阳下，便成了唐诗宋词

## (二)

在金秋，她们撑着油纸伞翩跹而来  
金家村的心因她们跳动得澎湃  
盘旋的山路醒来，芳华的少女们  
在她身边留恋忘返，这是属于美好的定格  
没有什么比粉黛乱子草的粉让人情不自禁  
属于她们的有谁也不走  
日子闪亮出甜蜜的年轻

## (三)

时间在高处，粉黛乱子草在低处  
她们一样的声音让金家村变得温柔  
树上鸟儿轻啼了几声，拍翅飞走  
不期而遇的梦幻粉，迷乱了这个金秋  
我钟情于她们悄然无声的美和  
缤纷时光中簌簌的粉，她们的芬芳  
让我不能前行，风和迷醉在她们怀里  
肆无忌惮的粉在蔓延，向着辽阔的远方  
花儿、阳光和鸟鸣  
还有快乐的人儿 在这尘世间深情地行走

# 探访千年古刹文殊院

□马晓燕

连日的暖阳，为冬日沉闷的蓉城增添了一丝温情，心情也明朗起来，遂独自前往这座隐匿于成都市闹市中的千年古刹——文殊院。

文殊院是川西著名的佛教寺院，位于成都市西北角，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康熙三十六年集贤重建庙宇，改称文殊院，被誉为长江上下游四大禅林之首。

沿着文殊院外的红墙漫步，驻足在那座黄色三滴水式照壁前，照壁古朴庄严，壁心刻有“文殊院”三个金字，系文殊院第一任住持慈尊禅师题写。午后的阳光透过参天古木洒到石板路上，红墙青瓦间，树影婆娑下，渐渐地，喧嚣慢慢消退，凌乱的心逐渐静了下来，仿佛穿越在隋大业年间的光阴隧道里，又仿佛走进了一个无尘的世界，思绪有些缥缈。

## 二

往里走，穿过天王殿，未想到殿旁还设有一免费请香处，凡人进寺游客均可免费领三炷香，这与很多寺院里卖高香的情景很不同，不远处还有免费施茶点，让人肃然起敬。

文殊院可以算是一座真正视金钱为身外之物的佛教圣地，整座寺院几乎看不见功德箱，更不会有人喊你捐香火钱。每天下午还有几场免费的寺庙讲解，让游客更深入的了解寺院的历史和文化。这座寺庙千百年来之所以香火如此浓郁，不仅仅是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最主要的还是文殊院的“纯净”。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文殊院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也让民众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

建于康熙三十六年的三大士殿，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建筑风格。殿内供奉观音、普贤、文殊三位菩萨，故为“三大士”殿。大殿门联出自晚清成都名流方鹤斋题：“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有何不了，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还是无生”。这副对联充满了禅意。细思量，人的一生不过是短暂的存在，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烟云，不能太执着，更不要让一些累赘的身外之物成为包袱，这样才能轻松自在，了无牵挂。只有觉悟到这点，方能远离执着，则大智慧自然而生。

天王殿前那两株近两百年的古银杏满树金黄，微风起，纷飞的落叶与古朴的建筑交相辉映，美轮美奂，有种时空交错感，瞬时觉得文殊院的银杏也充满了佛性。文殊院内有两百多株银杏，最古老的树龄已有数百年。这些古老的树木在时光里雕刻岁月的印记，静静地守望四季的更迭，一半历经风雨飘摇，一半在尘土里安详，挺拔的身姿庄重而神秘，展现着生命的顽强与坚韧。它们把岁月凝结在满是皱纹的粗壮树干上，无声地诉说着那苍劲的古老传奇，让人心生敬畏，仿佛感受到那种超越世俗的力量。

伫立在天王殿东西两侧两相对峙的三檐式钟鼓楼前，此时，虽没有晨钟暮鼓声，但我仍用心闭目聆听。“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东汉蔡邕著作《独断》中的这句话在耳畔响起。晨钟暮鼓警醒世间的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途人！寺院的钟声，有时就像指引苦海中追名逐利的人迷途时的一道光，使他们不再沉溺名利，归悟。

## 三

柔暖的阳光透过树木，斑驳地洒在我身上，品着寺院施茶点义工递过的热茶，心里明静且温暖。



轻盈。(周伟 摄)

## 回忆一次， 甜蜜就增加几许

□麦子

秋，是我曾经写过无数次的回忆  
从初秋的水到浅秋的渠  
再到中秋果核深处的孕育  
回忆一次，甜蜜就增加几许  
秋渐深，树叶飘零随风起  
落差过于强大的气候骤变让人措手不及  
早晚的低温被午后的艳阳嫌弃  
秋风和秋雨开始上演江湖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的流逝  
太多来不及说出的热爱都在枯萎  
窗前，变形的光照没有方向  
你，还好吗？  
写好的书信依然只在桌上静默  
每一眼，都看似你温婉的笑

## 路，在巷井延伸

□谢文峰

一条巷井，走着走着  
就兵分两路了  
深深的井底，一盏矿灯的温度  
明晃晃地亮着  
巷井的路，也跟着  
高一脚矮一脚明亮起来  
一条气喘吁吁冲往上山口  
一条匍匐前往下部车场  
两条路的会师  
合围了煤层聚集的喜悦  
攻占了上下切眼  
一片火热，形成阵营  
矿灯微弱的光芒，一束束地  
往巷井深处挺进  
路，一闪一闪，在日子里发光  
从上而下  
那些车水马龙，机器马达

揉碎了多少铿锵号子  
一种豪情，铺开了另一条  
没有太阳和月亮的光明  
路，脚踏实地活着  
汗珠长满额头，亮晶晶的思想  
深入闪烁的煤层，滋养着巷井里  
平平仄仄的歌声  
那些力量坚韧不拔  
那些柔情包裹着刚强  
在矿井里  
提炼一种豪情和铁骨的人生  
那些路，分明是从艰苦的岁月中  
走过来的  
是从汗流浹背的日子里淌过来的  
从头到尾喷洒着憨厚的激情  
老实巴交的工装，包裹着巷道的人生  
那些情节  
是一块太阳石挨着另一块太阳石  
它们在矿井里，挤着生活  
日子，就迸发出火花

## 又闻桂花香

□但镗宏

这段时间蓉城大街小巷的桂花都开了，或深褐，或淡黄，挂在树枝上，层层叠叠，空气中时刻弥漫着浓浓的香气，沁人心脾。

出生成长在乡下，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桂花这一物种了，并且第一次看到的便是“王炸”。幼儿园和小学就读的九龙小学，是一座由寺庙改建而成的乡村完小，校园正中教师办公室(原寺庙大殿)前，台阶两侧各有一株硕大的桂花树，均有三五人合抱粗，树皮老厚、布满青苔，虬枝苍劲、树叶茂密，一到开花

时节树上便如雪满头，美妙气味飘出很远。每天树下地面都被铺上厚厚一层落花，很多人一袋一袋拾回去，晒干了缝制香囊或泡水、泡酒喝。据说那两棵桂花树已有上百年时间，有一棵有一年还被雷击了，断掉很大一根树枝，形成刺眼的残缺。

如今学校已废弃多年，两棵见惯了世事沧桑的桂花树应该还顽强地活着吧？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天，父亲从外面带回来一株桂花树苗，种在了房前的空地上。小树在我们的期盼中蓬勃生长，主干正直，枝叶四散，通体自呈伞形，才五六年

时间就长了好几米高，并开始开花，香气也非常浓郁。树下每年发出一些小苗，长到三五十公分便有人来要了去种在自家房前屋后。到2010年左右，树已长得非常高，年年开花，引来路人无数赞叹。后来全家搬离，不久便有人以800元的价格把它买走了。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古到今吟咏桂花的诗句堪称浩繁。“占断花中声誉，香与韵，两清绝”，当此深秋时节，霜雾渐浓之时，借了在省城挂职的机缘，又见桂花流金、香飘云天，回首往事，于方寸间实不胜万千感慨。

